



寶顏堂訂正鶴山渠陽經外雜鈔隱之而龍

宋 華父魏京雜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天生沈德先同校

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將軍輔政

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

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

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 而丹傳

經外雜鈔卷一

歸非於朕朕隱君不宜為君受愆又云獲虛

采名謗譏匈匈愚按歸非歸惡等此已有之

范滂傳投劾去郭林宗讓陳蕃曰今成其去就

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

魏主燾謂上表顯諫者彰君之短明已之直

愚按求名之說此已有之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蒙正

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

言曰僕射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鬱悒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涕泣
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錢若水曰實未嘗
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
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
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
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
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至道元年趙鎔

經外雜鈔卷一

劉昌言向敏中俱爲同知密院正月昌言罷
錢若水代之 愚謂若水旣知爲上所鄙而
不卽去乃謂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政
會晏駕不果上然則是終太宗之世無一人
引去者宜爲人主所薄也且劉昌言能明呂
公未嘗鬱悒則必不以已之罷政對人流涕
小人鄙淺逢迎以壞人主心術大抵若此
至道元年正月呂端寇準爲叅政鎔若水與

敏中俱爲同樞然則若問西府敏中亦聞上語也而獨无一言何哉

晉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陳后山爲徐州教授東坡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告守孫覺願往見而覺不許乃託病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爲劉

經外雜鈔卷一

安世所彈所賦平生羊荊州追送不作遠詩以此唐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善客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爲黨出城道州刺史三事相類

陸機漢高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塲下躡塲楚錦

反黷濁也

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 哀帝贊卞射注並以

弁卞爲手搏

何武等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
人所以難於受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區區以
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
言宏用則丹免丹黜則宏封最後宏爲庶人
丹受國邑故曰者必古有是語注不及

劉禹錫詩向來行哭里門道昨夜畫堂歌舞人
經外雜鈔卷一

白樂天燕子樓詩亦此意陳后山起舞爲主
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又
云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唐張后傳端午日肅宗召山人李唐方擁幼女
顧唐曰我念之無惟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
念陛下陳詩吾母亦念我與尔寧相忘

歐公詩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后山亦云若
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陳詩去遠卽相望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
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可知不
是夢忽忽心未穩 示三子詩三子方歸自
郭大夫家

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嘗曰吾不及魚鳥遠
矣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志性常在掌握
陳詩云倏看雙鳥下已負百年身

柳子厚荅元饒州論陸先生春秋曰若吾生距
經外雜鈔卷一

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
遇也 陳詩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

六一堂
圖書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定策
之功詔贈太師元祐五年殿中賈易言堯臣
膾韓琦之大勳

陳詩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按是時東坡正
爲郡守又后山元以坡薦得官

爾雅釋丘曰如覆敦者敦丘注云敦孟也

李太白枯魚過河泣曰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
勢又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
與魴鱖相教謹出入

陳詩日來霜露後更覺天宇淨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略曰茂
陵玉盃遂出人間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其爲介何也欽

經外雜鈔卷一

六

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
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人以其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
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東坡通介寧隨薄俗移後山取性無通介隨
時有異同

南史丘靈鞠傳王儉曰丘公仕宦不達才亦盡

又江淹任昉人皆謂之才盡歐公詩篇自覺

隨年老后山亦曰才隨年盡不重奇 杜寄

高彭州 適 岑虢州 參 老去才雖盡秋來興甚

長 愚按才盡者皆隨血氣盛衰者也聖賢

無此論

白樂天詩性將時共背病與老俱來后山老將

衰疾至人與歲時遷 題魯直深
明閣陳留

山谷自評元祐間字云字中有筆猶禪家句中

經外雜鈔卷一

有眼

詩家有影對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

深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後山亦曰

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皆是以上句對下

句

秦始皇避封松爲五大夫而樊宗師絳守園亭

記后山柏詩皆以柏爲蒼官

清遊豈有極喜事戒多取 后山和魏
衍黃樓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
生情於文生覽之懷然增伉儷之重而黃詩
意不及此文生哀陳詩情生文自哀二人之
意各不同

后山送魏衍移沛子也尚不容吾代諸公羞此
司馬遷所謂羞當世之士

南史庾肩吾傳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體

麗靡曰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

經外雜鈔卷一

八

任其搖襞歐公作蔡君山墓誌曰媼色有寬
吾不可不為理後山云至寶不受辱隱默亦

稱寬

胡德墨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東坡嘗云它年五君
詠山王五君詠後山亦云未可弃山王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亦云每
逢無可語暫阻即相求此用阮修意有所思

率尔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忻然相對
世說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陳詩秀潤
如行琮璧間清明似引星辰上

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武謂故欲異曰
謝莊嘗戎日卯食具人具列何可及懷文曰
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后山詩來已作客兒語客兒謝靈運小名

蘇文定誌文忠之卒曰計聞於四方無賢愚皆
經外雜鈔卷一

咨嗟出涕太學儒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
佛舍數百人儒士而飯僧以薦東坡何爲
者哉

蘇文忠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石徂徠
詩勉師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
吾俱人學之則舜也蘇以前固有此語

呂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萃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

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千有餘年矣
云自六經既成之後尚爲未試之書也

云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
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
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
晚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經外雜鈔卷一

十一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
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
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
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白露霑野艸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
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

携手好弃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
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
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
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
蕙蘭花舍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艸
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
經外雜鈔卷一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
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扎扎弄
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
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凜凜歲云莫蟻蚶多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
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
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綉猶得

常巧笑携手同車歸既來不須更又不處重
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眇眇以適意引
領遙相睇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右古詩十九首中漫摘數首或可資暇日

閒吟也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卽美
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
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

經外雜鈔卷一

十一

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
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
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
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
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
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
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
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承

相將束為束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
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
長嘆焉

右李陽冰上李大夫人論古篆書

陽冰冰與
凝同杜工

部詩有
疑潮

古之君子無須史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史而
不進雞鳴而興莫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泣

官治民

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

經外雜錄卷

教其幼賤

如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

賢之言語文章

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

布尊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
史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

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

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

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

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

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
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
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
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
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
中曷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
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
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
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
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
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食
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哲風乎舞雩詠而歸
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大
夫簣則病疾之際未嘗不在學也

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
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

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弃
之壯而仕則壯而弃之以其滅裂苟媮之習
而亟捨於旣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从
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翫習之際比之進
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
其學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
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
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
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
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

經外雜鈔卷一

七

右張右史進學齋記

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

范蔚宗格物字乃尔

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楊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

采過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荅客難退之進

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

皆文采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如班孟堅之

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其下者乎

司馬公嘗言楚懷王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

獨樂園記逍遙相羊惟意所適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盡爲已有元次山歌曰我

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元心規此兩段論耳

目極有味

經外雜鈔卷一

去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偉哉史記劉澤贊案太史公偉

其有成而班固作豈不危哉劉貢父曰觀南

面稱孤者三世疑危字本是偉字後人不曉

改之然愚謂危字爲是劉澤以金與田生生

以事張卿行說于呂氏封呂產又以激呂氏

使封劉氏雖幸而有成然行險徼幸者也太

史公以其三世稱孤而偉之班固以其行險

徼幸而危之。故曰事發相重。豈不危哉。若言萬一事覺則相隨累誤也。雖然是皆以利言耳。

文翁傳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

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償民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

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按此則人死

經外雜鈔卷一

七

而設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古今星象之書。巫咸甘德石申所記。司馬遷班固所注。既已不同。而張衡靈憲中外官常明者一百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今往往失其傳。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備列巫咸甘德石申三家之星。總二百八十三星。爲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後雖有知者。如張子信李淳風。

之徒亦不敢妄注一二於其間矣且以三家
星言之雖曰近日而隱遠日而顯然皆不離
其次居中如轂遍入于列舍者紫微垣也散
之于外如輻而翼于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
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西離于氏
東入于斗者天市垣也其他雜星皆在紫微
垣之外分布于列舍之間在赤道內者謂之
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

經外雜鈔卷一

六

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物或主人
君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主夷狄其詳雖各
載之本篇其大略可得而舉石申紫微垣東
藩左驂樞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衛少衛上
丞西藩右驂樞少尉上輔少輔上衛少衛少
丞北極北斗輔星鈞陳天一太一天槍相天
牢太陽守文昌天棊閣道共一十三坐計六
十四星太微垣內屏五帝坐郎位常陳郎將

共六坐計四十二星天市垣帝坐候宗正宗
人宗星宦者斗共八坐計四十一星列舍二
十八宿并附官鈎鈐神宮墳墓離宮附耳鉞
左右轄共三十五坐計一百八十二星中官
攝提大角天戈招搖七公梗河天紀貫索織
女天右旗河鼓天津匏瓜騰蛇王良附路
天大將軍受天船天廩卷古參旗五車天
關五諸侯積水北河南河積薪三台軒

經外雜鈔卷一

九

轅少微共三十四坐計二百三星外官西咸
騎官積卒東咸龜天江傳說魚杵天弁建釐
九坎離珠壁壘陳敗舊北落師門羽林軍士
司空天倉天困天苑玉井屏廁矢軍市野雞
老人狼弧矢天稷長沙南門庫樓平星共三
十六坐計二百二十七星並用赤記甘德紫
微垣四輔天皇大帝天柱女史柱史尚書陰
德天牀內厨五帝內坐華蓋杠六甲傳舍天

廚扶箱三公天理勢內階策八穀共二十一
坐計一百二星太微垣太子從官幸臣三公
九卿內五諸侯謁者共七坐計一十五星天
市垣斛市樓二坐計十星中官天田平道周
鼎亢池帝席天乳漸臺輦道左旗敗瓜司危
司非司祿車府人曰杵土工吏造父雷電土
公外屏右更軍南門左更積尸天阿積水月
礪石天讒天街諸王天節天高天潢咸池司
怪水府座旗四瀆關丘天縵燿酒旗內平靈
臺明堂進賢共四十九坐計一百七十九星
外官析威車騎騎陳將軍陳車日糠農丈人
狗天雞狗國天田羅堰哭司命蓋屋泣霹靂
雲雨八魁天溷鈇鑕天庾芻藁九州殊口天
園九旂軍井丈人子孫天社天狗外廚天記
天廟東甌器府青丘天門共三十九坐計二
百單五星並用墨記巫咸紫微垣大理御女

三師勾陳共四坐計一十八星太微垣虎賁
一星天市垣皐度屠肆別肆車肆共四坐計
八星中官奚仲天廐天陰太尊長垣共五坐
計二十四星外官陽門頓頑天輻從官鍵閉
罰天籥天淵天桴十二諸國離瑜天壘城天
錢天綱虛梁斧鉞天相軍門土司空共一十
九坐計九十三星並用黃記其間又有名同
而所記之色不同所記之色同而星數之多

寡或異者兩三公各三星一在紫微垣外坐
開陽之下黑記一在太微垣之內黑記兩土
司空一在翼宿度內四星黃記一在奎宿度
內一星赤記兩太子各一星一在太微垣之
內黑記一在紫微垣北極之下赤記兩從官
一在太微垣之內一星黑記一在房宿度內
二星黃記兩天田一在角宿度內二星一在
牛宿度內九星並黑記兩積水各一星一在

昴宿度內黑記一在井宿度內赤記兩御女
一在權星之下一星赤記一在紫微垣之內
四星黃記兩杵各三星一在箕宿度內赤記
一在危宿度內黑記韓楚周秦鄭晉魏趙齊
燕天市垣與十二諸國名同而所記之色不
同其餘所不著者皆為無名之星自三國至
國朝並遵用之皇祐所測與崇寧所測有其
間有分抄不同者並從崇寧為準

經外雜錄卷一

三

鄒淮以進士提領造曆所演算曆書其所
撰載如此余所收天文書雖不能無少異
而大略則不異也余本有三家星歌及李
淳風乾象賦余琇為之注甚詳密可愛此
所述分三垣內外官而類之有條而不紊
不可不記也

文有八象一曰象形二曰象貌三曰象氣四曰
象位五曰象數六曰象屬七曰主象八曰託

象象形者以形可得而象也日月雨雲天物
之形山川井邑地物之形草木禾黍植物之
形人夫子女人物之形鬼示凶禽鬼物之形
馬牛鹿豕獸畜之形龜蛇魚鼃蟲魚之形舟
車衣巾器服之形手足毛角體膚之形所謂
象形者象此而已也居糾切母束系著物之貌
占丹凶桀殘物之貌凶西广厂覆物之貌彡
彳及久步趨之貌奮飛孔至飛翔之貌鹵參

經外雜鈔卷一

重

中王

于况反

生實之貌此之謂象貌似形而無

形似見而非貌者曰象氣元于气乃下号兮
之類是也無形無貌而在定位者曰象位夕
又上下人ノ一之類是也傳曰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一二三三三是也

謂之象數

形貌不可休位數不可及

於是乎有相屬已不

可狀以屬蛇故即蛇以立之亥不可

效以屬

豕以立不是謂即物以求象故曰象屬六象

之中而不勝其象以其顯者卽一物而爲之
主曰主象子母之類是也禽獸蟲魚皆有子
而子不勝舉故卽人之子而爲凡子之象禽
獸蟲魚皆有母而母不勝舉故卽女子之爲
母者而爲凡母之象焉是謂明象以主類故
曰象象不得而主以其象而託於其非象曰
託象火本爲炎上之文夙夔無尾象故託火
以爲尾夙作 夙作 七本爲刀七之

經外雜鈔卷一

二

七鳥鳥無兩足象故以七爲足鳥作

鳥

作比本爲聯比之比鹿龜無四足象故以比

爲足鹿作

龜作

比本爲背比之比

燕無翼象以北爲翼夆本爲凌夆之夆魚無
鱗象故以夆爲鱗是之謂託象

右鄭樵字漁卿象類經八象第七也象類

經十二卷八十五篇包括字書之要而文

章粲然可愛又有字始連環八卷今並藏

秘書省其說大抵以爲八象行乎文六類
行乎字假借行乎文字之間凡十有五書
新編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爲說

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
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

重子冲乃具以獻晉東萊愷令呂忱繼作字

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

經外雜鈔卷一

三五

無移從忱書甚簡顧爲他說揉亂且傳寫訛

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

氏始古文籀文疑是呂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說文或在陽冰以前若說文元自有

此則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戎陳左

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

帝大同末獻之其部敘旣有所升降損益其

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

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者強所修

也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

鉉初承詔與勾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錯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與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

放絕久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而鉉錯兄弟
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
當收拾採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似
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誠便於檢閱
然局以四聲則偏傍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
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
使若魚貫然開編卽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
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

經外雜鈔卷一

七

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
聲亦後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類篇者
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
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繼等景德末
重修繁省失當有悞科試乞別刊定卽詔祁
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
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
多與彭年丘繼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

別爲韻篇卽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
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
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
篇列于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
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
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集次而唐儀鳳後
郭知玄等又附益之特號切韻天寶末陳州
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爲繆略復加刊正別爲

唐韻之名故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
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
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
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
集韻部敘或与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尚因之
今五行先後並改从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
爲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
爲小何哉亦志學乎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

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礪浸灌之
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矚等陵節
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
遂一切奔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
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趁姿媚爾偏旁橫豎且
昏不知矧其文之理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
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
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

經外雜鈔卷

五

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
愈益字書自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
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
紹聖復用者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
喪道真此吾蘇氏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
一切置此不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旣不以此
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
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

先爲此五音韻譜且敘其旨意云

許氏說文五音韻譜實託新監江州大軍
倉賈端修從政編次端修嘗爲江夏令余
識之頗知篆學黠曾孫也黠字直孺仁宗
時號名卿國史有傳

後序

燾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
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篇所次五音譜其

經外雜鈔卷一

三

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
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
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
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
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
所以旣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
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須則字之形
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燾初作

五音韻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次其偏旁皆
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
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蹂古文奇字並
陳畢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愧楚金
兄弟之言矣書旣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
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
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粗或增或損而去鄉
踰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

俊才顧不肯以小學爲事所謂五音譜者遂
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
仲房能爲古文奇字聲溢東南凡江浙扁旁
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燾則乘暇則出五
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
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燾曰姑徐之試爲我
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燾五音譜發端
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以徐氏爲

本則所謂以殼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可獨異卽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從甲而偏旁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若此則說文解字形殼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敘尔燾曰叔重部敘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別行兩不相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

復何待亟謂仲房鏤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繇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兢明叔而仲房最所喜者獨張謂燾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冰其辨形殼分點畫剖判真僞計校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忠恕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耶

燾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
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弃家爲黃冠師
始世外士陳瑩中實愛之重之特識編首夫
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苑局登進未幾
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
可得吾仲房習懷本趣遂并復古編重刊刻
云

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而類篇新入者
經外雜鈔卷一

三

皆弗取若有重出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
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轂而類篇在平轂亦
移在平轂大抵皆以類篇爲定今編旣改
部敘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
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
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右二篇皆巽巖先生丈夫字有六體而編
次檢閱必本形轂說文解字玉篇類篇始

一終亥則其形也廣韻集韻始東終法則其聲也說文解字及玉篇時未有韻書許氏之書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等被旨校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則字之本乎偏旁尚矣五音譜錄木遂寧刻於莫簡之變其先收藏人家者往往皆珍惜之其書始東終甲不用許氏部敘大類蜀中俗本玉篇與先生初意不同及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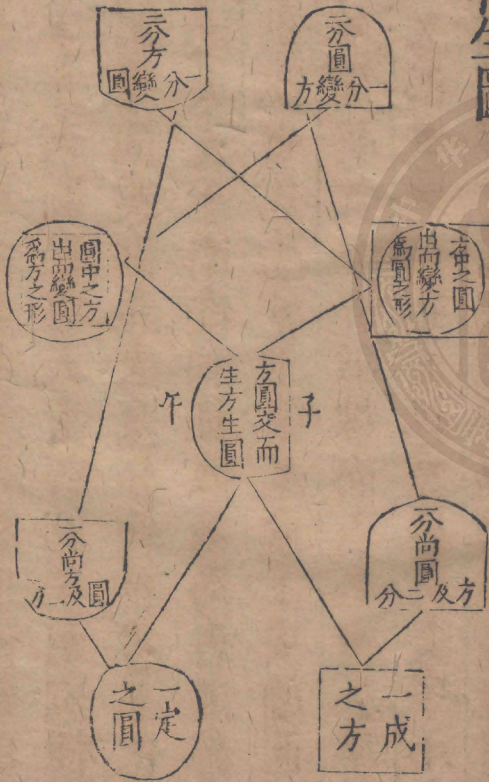
至後序乃是虞仲房仲房雖有分間布白之能觀其篆隸筆蹟若不解書意者似此詮次乃不若只用賈端修所定尚不遠許氏之舊也後序及跋尾要自別行要須各行等語先生豈亦不足於是耶前序注云古文籀文疑是呂忱所增入按叔重自序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所記可以無疑說文解字韻譜十卷自有反切不全用孫愐唐

韵反切繫傳四十篇今行於世者每說文
 解字一卷菴瓦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
 切不用孫愐申韻通釋部敘通等十二卷
 為許氏義疏亦自有益若韻譜雖不作可
 也

經外雜鈔卷一

方圓相生圖

三五



圓中之方
 出而變圓
 屬方之形

東卿自學易以來讀易家文字百有餘家所可
取者古先天圖楊雄太玄經關子明洞極經
魏伯陽參同契邵堯夫皇極經世書而已惜
乎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極倣易爲書泥於文
字後世忽之以爲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也伯
陽之參同契意在於鍛煉而入於術於聖人
之道又爲異端也堯夫毅然擺去文字小術
而著書天下又不顧之但以爲律曆之用難

經外雜鈔卷一

三

矣哉四家之學皆非於先天圖先天圖其易
之源乎復無文字解注而世亦以爲無用之
物也今予作方圓相生圖爲先天圖注脚比
之四家者爲最簡易而四家之意不出於吾
圖之中於易之學爲最要易曰廣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是天地四時
日月之理也苟不能髣髴其理詎敢欺我同
志乎有意於易者請自此圖始孔子有言曰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本於心非耳目與口也區區耳目口之學者無觀我之圖焉學者能自此圖以達古聖賢之用心則吾之願也吾小人耳又何足學哉

異時觀楊鼎卿易圖先天方圓圖下有此一本不著其所自但云相傳以爲先天圖注脚顧不解其義後於張學古得此乃知爲鄭少梅所作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如先天之序八卦相次而各相配不用先天之位理趣亦深密少梅長於易有書行世此其所自得也

經外雜鈔卷一

三

按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窟崔萃潘岳西征賦云九峻截薛太一龍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爲藍蓋以縣出美

王故曰藍田苦泉在朝邑縣西北三十里其水鹹苦羊飲之肥而美今於泉側置羊牧故俗諺云苦泉羊洛水漿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闕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息

經外雜鈔卷一

三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置大斌縣屬上郡周隋不改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曲敵戰具或問曰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寇若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息之心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劣之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爲相兼轉運都使

宋高祖經略中原以彭城險要置府於此

滕縣本故滕國漢蕃縣也屬魯國宋屬彭城郡

漢末太傅陳蕃子逸為魯相改音皮

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劔戟出於棠溪蔡州西平

縣西界棠溪村是也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涿

刀劔

濠州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有加水焉

鉅鹿縣本漢南樂縣地樂力玄反

經外雜鈔卷一

三

魏長賢貞觀七年追賜定州刺史卽徵父也

吳以陸遜為江陵使東晉王忱督荊州忱始於

江陵營城府

壘州周武帝建德六年西逐諸戎始統有其地

乃置壘州蓋取山川重疊為義白水一名墊

江水在州西六十里

肅州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

外有水便名為海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錄

此書比其他地志頗爲有益於學者。上焉紀三國南北朝。迂改稍詳。下焉接乎本朝郡縣之制。不甚相遠。而又紀載阨塞貢賦。得書事之實。吉甫在唐不得爲賢宰相。然體國經野。於此尚可考。不可以人廢言也。

或問明堂當在甚處。先生曰。合在應門之內。路寢之前。祖旣在左。社旣在右。則明堂自合居中。況應門政爲應天而設。則明堂在內可無

經外雜鈔卷一

甲

疑矣。然則亦有據乎。曰。有據在明堂朝位。武王沒。周公攝政。四方諸侯大會。欲於外朝。則情不安。欲於祖廟。則地狹。不足以容衆。因明堂有三階四門。故因而用之。置三公九卿五等於三階之前。置四夷之國於四門之外。故知明堂之位。在應門之內。路寢之前也。然則先儒置明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以朝諸侯。兼以享帝。其規模壯觀。亦無取乎。曰。明堂本

非朝位但是享帝之宮禮與其奢也寧儉故
清廟茅屋止取其恭明堂夾窻止取其明初
無事於壯觀況五門之設皆有所爲路門則
爲路寢應門則爲明堂庫門則爲廡庫臯門
則爲外朝號令所出雉門則爲兩觀外達雉
堞若置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則路庫臯雉
復何爲而設乎故唐儒顏氏云門有臯應不
應施在郊野漢儒鄭氏云明堂本非朝位周

經外雜鈔卷一

聖

公權用之此說最爲合理可以爲明據矣

或問明堂建立之地合在甚處先生曰合在
應門之內祖社之間如仁廟就大慶殿權夾
五室爲之可謂脗合禮意曰在徽廟時嘗欲
建明堂於內殿之前議者謂輦路不得由中
而罷先生曰古者輦路未嘗由中故有賓階
有阼階書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攷綠明堂在中諸

侯不得直入故分而爲左右耳尚何疑於此哉

環溪先生問對中錄出先生名沆字德遠撫州人其學長於周禮有書行於世魏文得其書稱其該洽兄弟叔姪皆能詩虎臣亦其族也案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井設移旅楹南階玄陛提唐山墻臺門玄闔其言三古同制吳說爲長

此李肩吾錄

